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六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坤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絶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易傳

兼山郭氏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君子得以為君子小人不肯為小人君子則事事詘身而行道者有之矣小人則事事至於詘道而信身亦敢為也況乎天地不交否非惟敢詘道而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陷人者多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是也故孔子稱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然有貴戚之卿異姓之卿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

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辯與疎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若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易說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

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　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並易傳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伊川先生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于外小人來處于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易傳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于天地之間者皆人道

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无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唐棣所編）

横渠先生曰蓋言上下不交便天下无邦有邦而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在天下他國皆无道只一邦治亦不可言天下无道須是都不治然後是天下无道也於否之時則天下无邦也古之人一邦不治別之一邦直至天下皆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无道而隱則惟是有明友之樂而已子欲居九夷未敢必天

下之无邦武夷狄有道於今海上之國盡有仁厚之治者易說

藍田呂氏曰否閉塞而不交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言否閉之世非其人者惡直醜正不利乎君子之守正上下不交則君臣異體不可以為國

廣平游氏曰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引天下之叨懫姦回萃於朝此所以致否也羣小

在上而衆邪逞故不利君子貞當是時非有大人之質則處否而未必亨非有大人之才一有則字不足以休否伊尹五就桀而當時羣小不能害焉非體道忘我孰足以與此以顔子之賢遊于人間世仲尼猶以心齋告之則爲君子類者處否之時正當全身遠害而已　有國家一无家字之道君臣而已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葢惟君子在朝然後君臣各得其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之所以

立也如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則无家矣无邦者其道亡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貞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豈小人之利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古語曰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乃知天人之道率與時會故曰否之匪人也堯之命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二者天之革命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亦天之革命也然則一則為揖遜一則為干戈是之謂天人之合也故否之匪人舉其大者言之耳是以天地不交在時則否塞而成冬在道則不通而成否生生之道絶凡泰之所宜舉與此相反矣易之辭舉天地為萬物言也舉上下為人道言也至於天下无邦人道絶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

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聖人之道絕故曰否是知城復于隍亦有未絕者存爲否之始而未否也不利君子貞者非不利於固守已道益不利於固祿位也故象言不可榮以祿而初六言君子貞吉亨也大往小來皆反泰之道也天下所以爲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之道絕謂之无邦可也比之謂匪人矣匪人猶曰无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地相交是生萬物其卦為泰人於其中為天地萬物之主觀之人則天地相交萬物咸備故三偶在上三奇在下鼻口居天地之中交泰也天地當交而否之匪人道也聖人位乎兩間以立人道否之則人道絶矣故曰否之匪人泰初三四上得位二五以正相易正者衆君子多也否初三四上不正二五獨正正者少不正者衆小人多也泰多君子否多小人豈天降之才有殊哉否

時君子消小人長自中人以下化之為不正雖有君子寡徒少偶難乎免於衰世於是有善人裁尸哲人之愚括囊无咎无譽故曰不利君子貞大者自内而往小者自外而來乾坤不交震反成艮艮者萬物之終也故曰萬物不通也坤在上為邦在下為邑治天下之道自庶人達于大夫大夫達於諸侯諸侯達于天子上下不交坤反于下則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敗而政不修雖有

邦國內外塞矣故曰天下无邦也以氣言之內陰
而外陽乾闔而坤也以形言之內柔而外剛氣反
而死也一陰自姤長而為遯為否小人之道日長
君子之道日消其禍至於空國而无君子極坤疑
乾君臣相傷故聖人於此終言之易傳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伊川先生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
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

榮居禄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方小人不利君子貞之時惟約已自晦乃可以避難也（易說）當儉德辟難之時而榮以禄非枉道從之其可得乎是足恥也（語解）

兼山郭氏曰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其殺禮也如此況儉德辟難之時乎孔子曰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无道富且貴焉恥也况否之時榮以禄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君子得以為君子小人不肯為小人君子則事事屈身而行道者有之小人事事屈道而信身无不為也况否之時小人非惟屈道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害君子者多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是也孔子稱商有三仁

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辯與跡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若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雍曰禮言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凶年尚殺禮如此況否之時乎此君子所以儉德

辟難不可榮以禄也以无難言之邦无道穀為恥况有難之時乎故直曰不可也太公伯夷之避紂是也夫君子小人之際患亦多乎君子雖未嘗有意於害小人而小人嘗忍於害君子何哉葢方泰之時君子彚進以小人亂邦必不容於其間不過遠而勿用也小人得志則以君子為害已者必欲窮其陷害務快私忿誅絶之而後已為之君子者可不避哉漢之黨錮雖有以致之在黨人未為无

罪然小人忍於誅戮一至是耶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地不交上下否塞也泰坤吝嗇儉也兊澤險難也震蕃鮮榮也否反泰乃有君子當天地不交之時以儉德辟難不食而遯去雖有厚祿不可榮之之象易傳

新安朱氏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本義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伊川先生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
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
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
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
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
之時隔絶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
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
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

同也　爻以六自守于下明君子處下一作否之道象
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
樂于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
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
下故曰志在君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柔順處下居否以靜者也能以類正吉
而必亨不事苟合志在得主者歟易說

藍田呂氏曰否閉之世上雖不交乎下下不可以

不係乎上以柔居下臣之分也上下不交共以聽命有死靡他臣之正也引類守正以保其身時雖不泰其道亨矣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困而不失其所亨其亨由是也

龜山楊氏曰泰之三陽否之三陰皆有應於上故皆有拔茅連茹之象居否之初雖上下不交而否猶未極也世雖否矣君子蓋未嘗一日忘天下而志不在君也上有悔禍願治之誠心則亦如是茅

連茹而出矣孔子當衰周之際佛肸以中牟叛召之猶欲往焉夫豈為利哉志在君故也然而卒不往者要之不失正而已孟子千里而見王是其欲也不遇故去豈其所欲哉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又曰予豈舍王哉則其志可知矣此聖賢所以處否之道而吉亨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先大夫有言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

意也或引考槃之詩誤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雍曰君子當否之時有止无進固守且吉而道不廢於自亨也亨如顏氏之樂是也卦象以內為小人而文以初為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變動无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者哉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愛君至矣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瘠之故荷篠之徒聖人无取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自下引九四以退有艮巽九四應初巽成震艮為手拔也巽為白震為蕃鮮上柔下剛而潔白者茅也茹九四之剛也三陽同類以其彙也四應初正也能與其類退而守正得處否之吉身雖退伏其道亨矣五為君四近君志中也屈伸進退相為用也君子之退以小人得志故安

于下以俟其復未嘗一日忘君也君子所以屈而能伸退而能進此否所以為泰之本歟故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本義

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

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葢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

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

守如何先生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某覺得牽

强不是此意語錄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

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

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

自處豈肯枉已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一无則字其道大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二陰之間上順下容衆不可異故其道否乃亨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上承下包柔順且中小人所以自容也大人居之迹同而志異故與小人羣而不亂然秉柔中之德以道自處雖否不失其所亨

廣平游氏曰否之六二下乘初六上承六三二陰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怨而陷我矣不承三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言君子一作善士之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若夫至中至正之大人則不然體道虛己以遊人

閒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一无人字並立而使人化

葢嘗入獸不亂羣矣況於人羣乎故能處否而亨

也若伊尹五就桀而羣凶不能以害之是也楊子

以不離其羣為聖人葢知不亂羣之說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

之吉若子見南子是也其為言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

之道也然非居中履正則堅白不足而磨涅之其

磷緇必矣又何吉之有夫居否之時拗已矜衆以自暴白昭昭如揭日月而行則其能不亂羣矣乎夫如是鮮不及矣此東漢之君子所以俱陷於黨錮也惟陳寔獨免其庶幾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然以陰居下當否之時故有包有承有大人小人之象大人否亨非能亨否也處否而亨者也於此而不亂羣非大人孰能爲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人與天地合德其於含容固有餘矣然六二之包承則異於是葢枉已屈道以承媚於人小人固能之非大人之事也故大人否亨否者身之否而道則亨矣孔子曰獲罪於天无所禱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大人之不能包承也如此不亂羣者如鷹鸇鳥雀必不可同羣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包二二承之包承也順以承上小

人之正也六二在否之時得位在內小人也故曰小人吉九五中正在外包小人而容之雖包小人而亦不亂于小人之羣坤爲亂三陰小人羣也包則和不亂羣則不流此大人處否而亨歟不曰君子者處否而亨非大人不能若同流合汚則否而已焉得亨天地相函陰陽相包否六二六三姤九三皆以陽包陰大者宜包小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

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言不亂于小人之羣本義 又曰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 問横渠先生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是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

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語録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于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　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為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不以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恥者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三在下體之上位寖顯矣而當否之世不能去又以陰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鮮恥茍賤之士處顯位以播惡於衆而自不一作不自知其醜者多矣六三與中正剛明者為鄰則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惟以資質陰柔不能行其所知至於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非中正位不當也故包其羞

若子路慍見是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居下體之上過中思變之時也泰之九三能艱貞以守之故无咎否之六三不能變以有為而輔休否之君尸祿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無道穀恥也其六三之謂歟書言沈潛剛克六三包羞无剛也无剛而處三五同功之位故曰位不當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得時進而處上九四辭尊退居

於下見六三則包容之而六三始有處不當位之羞何以知其羞乎體巽而自動是以知其羞也管仲謂齊侯恭而氣下言則徐見臣有慙色是也六二六三小人之致否者也君子與之力爭則否結而不解矣自古君子不忍於小人以及禍害者常多故易為君子謀必包容之使下者知所承上者知所愧庶幾有泰之漸也三四相易巽成離離為目羞愧之象也與恒九五或承之羞同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本義

東萊呂氏曰否六三曰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人无有不善所以包蓄邪濫至可羞恥者豈其本真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已上

程謀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于君命威柄一歸于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于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　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居否之世以陽處陰有應于下故雖有所命无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下不交命不行矣九四以陽居陰雖否之時獨有下交之志可以有命于下下必從之志行而无咎也疇誰也當否之時上下既不交則四與初亦不相應四有下交之志于下三陰无所偏係孰為應者必受其福故曰疇離祉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乾健之才上承九五剛健中

正之君有可致之資居得致之位庶乎其可為也然否之為否以上下不交故也非上承下比一德以相與而能反否而有為无是道也四雖有可致之資而處上下不交之時未必相與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命謂君命也有命而後可以濟時之否而疇類皆離祉也東漢之衰嬖倖持權内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為也然

而命不出於其君而下不應故與其疇類俱至於陷禍職此之由也後之處否者可不監之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剛健之才居近君之位可以輔其君以休否者也然臣道无成有終而已必君命之斯无過舉矣故有是臣有是命又非特无過而已其疇類亦將附麗而獲福也湯之命見於湯誓也又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有命无咎之人伊尹是也武王之命見於泰誓也又曰予小子既

獲仁人以遏亂略則有命无咎之人太公之徒是也湯誓曰予其大賚汝周書曰大賚于四海豈非疇離祉之謂歟嗚呼商周之民非伊吕則无休否之祉伊吕非湯武之命將老死於莘渭閒尚何志行之有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四否道已革故於此言濟否之道四為朝廷五為君巽為命疇類也祉福也九四剛而履位有濟否之才而近君能下君命於朝廷五

錫以六二之祉福則陽德亨矣否可以濟矣人誰咎之哉四應初三應上君子之類附麗其祉以進九四之志行乎下矣五錫二成離離麗也志者中也荀諝謂志行乎羣陰也易傳曰君道方否據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若動必出於君命威福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

獲其福也命謂天命本義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去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葢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君子小人相對

小人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无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　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

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會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

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又曰包羞是有意傷害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 又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爲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說他從蔡京父子之失

並語錄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一作君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于泰猶未離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一作及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

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一有息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亡為懼故能休其否　苞桑從下叢

生之桑叢生則其根牢書云厥草惟包如竹叢蘆葦之類河朔之桑多從根斬條取葉其生叢然並易說

藍田吕氏曰上下之志雖欲相交而上下之分不可亂也故君尊臣卑禮无與抗若否道然乃否之美者也天尊在上地卑處下九五居尊得位君臣之位正當在大人則吉非大人則驕亢者也君君臣臣尊卑明辨所以防微杜漸安固基本故曰其亡繫于苞桑也

龜山楊氏曰九五剛健中正有休否之才而履尊位大人之吉也否方休矣而安其位而忘其危保其存而忘其亡有其治而忘其亂則三者隨至矣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不忘亡則存乃可保也苞桑叢生也繫于苞桑言存之固也唐之穆宗承章武恢復之餘而蕭俛遽獻太平銷兵之策而河朔亂失此之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莊子曰休休焉則平易矣故休休有

優游平易之意方否之將窮大者既往而九五猶得尊位大中以臨其下可以休否者也然否猶未傾三陰彚進敢安而忘危治而忘亂雖優游平易之意可存而恐懼怵惕之心未怠也夫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尊位為休否之主湯武是也商書徯予后后來其蘇　此湯之休否也周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武王之休否

也湯武休否大人吉也其亡其亡存不忘亡也繫于苞桑則爲悠久无疆之道也聖人之意益亦深矣湯之書曰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仲虺又爲之誥曰愼厥終惟其始此湯其亡苞桑之義也武王之書曰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召公又訓于王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武王其亡苞桑之義也位正當者有其德而有其位也易於否稱大人而泰不言者

則知泰之九二否之九五皆得乾二五大人之道可互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休息也九四否道已革九五息否之時二五相易陰息乎五故曰休否言九五之動也大人居尊位正也中正而健德當乎位也位者聖人之大寶雖有其德无其位不可也有其位无其時不可也息天下之否者其唯有其位有其德又有其時乎故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言九五之不動也然未

離乎否也故又戒之九五不動不能與二相易則安其位者也保其存者也有其治者也安其位者必危保其存者必亡有其治者必亂故曰其亡其亡此又因九五不動以明戒也苞桑其葉叢生者也巽為木上玄下黄三陽積美而根于坤土其坤深固苞桑也巽為繩繫也維也慮其危亡且亂當繫之維之使其根深固以防否之復故曰繫于苞桑如是則大人吉非位正德當能无凶乎易傳曰

漢之王允唐之李德裕不知此所以致禍敗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人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本義

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先生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於苞桑也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

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説包字是如何必是於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説箇堅固之義並語錄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　否終則

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并易傳

藍田吕氏曰上九髙極必顛故曰傾否否極必通故先否後喜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否之極先否也否終而傾後喜也否泰之往復理之必至又何可長也然居否之終苟无剛健之才則欲傾否亦難矣上九有剛

健之才者也與屯之上六不能亨屯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志行於四否休於五上九之傾宜矣滿而傾覆自然之理也且處泰而泰則終否處否而否則終泰先否者乃所以為後喜之道故曰何可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否之終天運極矣人情厭矣君子動于上六三應于下否毀兊成如決積水而傾之莫之能禦也始也否塞先否也終也傾否後喜

也兊為說隂陽得位為喜巽為長理極必反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易傳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不能變屯易傳

五峯胡氏曰否終則傾言否之不可長久也

新安朱氏曰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本義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

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

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語錄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七八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蘇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七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離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

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易傳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伊川先生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

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於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無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一作既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一作合

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易傳

白雲郭氏曰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無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為大故也故為君臣父子為兄弟夫婦朋友至於臨

民為政處已接物凡有見於外者无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謂盡性孟子之所謂盡心其説一本於此然天无事於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於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无為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予欲无言是亦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於有事又其廣大无際同人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利涉大川天道之大且健也利君子貞廣大

非小人之事言惟君子可得同人之道也夫不能同人而欲人同己者小人也能同人則君子矣君子言其德之盛大蓋不以才言以是知同人之道在德不在才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同人之道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

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本義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　同人曰此三字羨文　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　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

乃君子之正道也　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與人同未足為正也　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別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同人者樂與天下共也同乎人者雖

以柔合應之不以正則物所不與濟之不以健則為物所遷二者皆不可與天下共也故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應以正則无所不合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利涉大川濟以健也君子正者理義之心也斯心也天下之所同然故能通天下之志

龜山楊氏曰天道上行火炎上皆親乎上者也故為同人之象卦惟一陰則一陰為之主柔得位而

不中得中而不應皆非所以為同也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六二以之卦之所以為同人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夫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故同人于野郊野之外遠於邑者也于野則無暱比之私焉是以亨也盖公則一私則萬殊合天下之公而誠焉天德也術斯以往何險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總一卦之才言也中正而應以二五言也文明而不

健則物或敵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焉寡矣唯君子為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相得而後和和則和初非同也合異以為同者也如是然後為大同若夫物各以類而同之則所同者小矣且天下之志固非一也而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同之亦若是而已所謂君子貞者有如此苟在物

一曲則非正也同之之道孰利於此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
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正夫一者也一卦五陰而
一陽則一陽為之主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
陰雖至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是
以同人六二獨為五陽之所宗用此道也六二柔
順中正麗乎大明上應九五九五乾道也凡以人
同人未有能同之者以人同天蓋不期於同而自

同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
則天道逺安得而同之同其所無事也孔子曰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凡以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
也充中正應乾之道則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成卦以六二為主故言柔得
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同人于野
非六二之事獨卦辭言同人之道故稱同人曰以

別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彖言以乾道而行是為天道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彖言二五之才君子之道也同人之所以同乾之行者无事而已至大且健而已君子之所以貞者明健而已中正而已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業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夫盡人物之性則盡同人之道也盡同人之道則同天

而配天矣故贊化育參天地夫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姤陰自初進至二成卦以陰居陰得位也二得中也乾九五位正德當二以柔順應之各得其正而其德同故曰同人人道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其位不同而相與會於大同者中也過與不及睽異而不同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始不同得其所同然則心同心同則德同故曰柔

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此以二五釋同人之義也乾天也曰同人何也三畫以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重卦四即初也五即二也上即三也六二應乎九五同人也以其同人故曰同人曰同人上九天際也故曰野野者曠遠无適莫之地常人之情其所同者不過乎暱比之私而同人之道不以繫應達乎曠遠无適无莫其道乃亨有一不同為未亨也同人至於上九則遠近内外无不同者故

曰同人于野亨二自下至上皆成兑澤決為大川險阻艱危之象乾健也能與天下同之其行健矣則險阻艱危何往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乾行自子至巳坤行自午至亥二柔上進乾爻下行不曰坤行者同人坤變乾初九子上九巳聖人因以寓乾坤之行焉坤為文坤變離為文明文理也萬物散殊各有其理而理則一聖人視四海之遠百世之後如跬步如旦暮者通於理而已惟燭

理明則能明乎同人之義然非克已行之以健不蔽於欲者不能盡其道克已則物與我一矣文明以健然後中正无私靡所不應天下之志通而為一夫同人之義以四言該之文明也健也中也正也以一言盡之正而已矣不正則燭理必不明行已必不剛施諸人必无相應之理反求於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此合二五

兩體以言同人之才也易傳曰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惡者雖是亦異所比者雖非亦同其所同者則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貞以卦氣言之為七月故太𤣥準之以昆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得位以卦體釋卦名義乾謂九五同人曰衍文同人于野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本義

易雖抑陰然有時

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語錄

東萊吕氏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唯同人于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為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

謂天之無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孰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並易說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伊川先生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

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類族辨物大同而小異也必有小異然後有大同如不容其異必比同之則勢有所不行此墨氏尚同所以不合乎聖人也惟天與火雖同乎陽然其體用固有異也同人之時志乎大則

與天下共之應以正則合乎理義然後其道可以大同矣

龜山楊氏曰惟和者能大同於物小人則同而不和大同者合異以為同也居同人之時不知類族辨物則小人之同而已非大同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二國中无偽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

辨物乃所以盡同之之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體在上而火炎上二五相與天與火也同人之道同而无閒如天與火然故曰天與火同人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陽本乎天炎上者類也故君子以類族然乾陽物也離陰物也其物各異故君子以辨物類族者合異為同辨物者散同為異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

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本義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則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如此則是就類族上辨物也先生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它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氏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

同此其所以為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語録

東萊呂氏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

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為同

易說 又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致廣大而盡精微已丑課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

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無過咎也　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踈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無所偏黨誰其咎之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初九居同人之始體剛而无應志於大者也志大則无所不同誰與為咎乎

龜山楊氏曰居同人之初不繫於私應出門同人者也雖未能同人于野方之同于宗則裕矣故无

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始未足以及遠故言于門知出而同人毋我者也則无咎矣出于門則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或達於大道究四方萬里之遠或困於窮途止於五十步百步之間是皆未可知也吉凶悔吝隨動以生豈能究言之哉此特能知出門之同則无咎於其初也誰咎者人无咎我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動艮為門人道同乎人者也同

人於門内不若同人於門外之為廣也故曰同人于門初九動失正宜有咎四來同之初四各得其正蓋善者人之所同然其誰咎我哉故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繫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吕氏曰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間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

屋之中未出藩籬牆壁若纔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遵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易說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

黨也同于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　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葢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并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二獨應其志狹吝非同人之公也

龜山楊氏曰二繫於正應同人于宗者也宗其親黨也與同人于野異矣然二五以中正而應雖繫

于宗未至於凶也故吝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論之六二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爻觀之其才至柔不足與立安能大同於物是雖知之力有所不能也故彖之所論者卦之德也六二之所言者爻之才也然知同於五不失上下之分又以中正同中正亦何異於宗黨同於所尊者哉然以同人之道論之則小而吝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往同五復成離五來同二復成乾

往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宗同人于宗所同狹矣吝道也易傳曰五不取君義私比非人君之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繫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問同人卦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卻有同人於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先生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卻无至公大同之心未免繫於私故有吝覼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

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繫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

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語錄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

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

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有二字一陰諸陽之志皆

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

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伏戎于莽欲以刼五之下接也升其高陵欲以扞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

居剛不中不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升其高陵其者指三之本體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隂衆陽宗之以為同也九三重剛而不中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據隂以陵上也居同人之三上陵下據害乎同者也義不直矣方乾道上行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其上非三之所能陵也故伏戎而已不能興戎以為敵也故曰

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行不遠之辭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得同人之道者于野是也郊庶幾焉失其道者大師相遇是也伏戎甚矣九三之文居下卦之極性剛而炎上其暴可知也然同人有道力不能強雖使伏戎升高經時累年肆其強暴雖二之柔終不可得而同也況九五之剛敵乎故至於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宜矣安行者行將安之也伏戎不敢顯發也升高畏而顧望之意伊川

曰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小人欲以此道同人難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為甲冑為戈兵三動有震巽艮之象震巽草木莽也艮為山在下體之上陵也震為足巽為高升於高陵也三不動則伏戎于莽言九三剛而不中不能同人與五爭應二者五之所同九三貪其所比據而有之故伏戎于莽將以攻五慮其不勝又升高陵而望焉然五陽剛居尊位二

本同五非三之所當有於義屈矣故望其敵知不可犯也反於中知義不可行也乃退而守下比於二二亦自若然則非道而同乎人者動而爭之不可得也不動而比之不可得也奚益矣終豈能行哉故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乾為歲三歲三爻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安行也言不能行

本義

問伏戎于莽升其髙陵如何先生曰只是伏於髙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髙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髙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髙陵有升髙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語錄

東萊呂氏曰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易傳云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所以深見小人之情狀者豈鈎距揣摩而得之哉己丑課程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

直而不攻則爲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一作不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并易傳

藍田呂氏曰三四不中與五爭二以私同人而有邪心以力爭而不以義勝者也三又居下卦之上剛而不中驕亢忮賊者也忮賊之心將潛以害物故伏戎于莽驕亢之心惟自大以凌物故升其高陵由是以求同人人莫之與何可久乎故雖三歲卒莫之興也四雖不中然以陽居陰困而知反者也既與五爭又與三競以上攻下乘其墉也困而知反卒不克攻猶愈於三故保其吉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為一卦之主衆之所欲同也九三切比之而九四居其上乘其墉者也九四剛健而不中正雖乘其墉義弗克矣然以剛居柔非恃強以攻之也知自反而不縮則困而反則矣所以吉而不至於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欲同於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以見君子志於大同而小人之私於同已者也

說者謂九四乘其墉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三不克而困反於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矣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乘墉之逼過於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於升髙陵之不興也是則强暴悖逆過九三逺矣况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弗克攻吉者何哉葢九四近君之地聖人言其地近易攻如在其墉閒勢可攻也非若于莽之逺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

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然九四无應居三五二剛之間為多懼之地困窮甚矣窮斯濫小人之常情也九四雖困而反能守則君子固窮者也異於小人之情矣豈所謂利君子貞者乎不然一乘其墉終身无可吉之道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之意非必真乘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後世必无乘墉弗

攻之議觀漢帝驂乘之憚蜀主臨終之言則霍光與亮不幾於乘墉弗攻之人與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動而爭二成坤土在內外之際墉也九四乃欲擣虛自外乘之故曰乘其墉四動入坎險有弓矢相攻之象故曰攻三非犯己二非己應雖乘墉入險豈其宜哉故曰乘其墉義弗克也三動四乘之成坎四動上復乘之成兌兌坎困象也故曰困弗克攻則已矣何謂吉吉者正也謂

其乘墉入險力已盡而二不應困而知反反而不失其則也是以吉則者理之正天地萬物之所不能違者豈勢力所能奪哉古易本云反則得則得則吉也一本云反則得得則吉也定本作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

得吉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並本義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

應而二陽非理隅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强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隅則號咷後遇則笑一有正字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為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隅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賛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　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强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强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與五應而為它間己直人曲望之必

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五之正應也二陽乘之而不得同故先號咷大師克之而相遇故後笑九五以乾健中正而得尊位故稱大師理直義勝故能克雖處尊位而暱繫於私應不能通天下之志而大同之非君人之道也故以二人同心出處語默之義言之雖克相遇止於後笑而已亦不言吉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所謂二人

同心者也故以心同者未嘗不合以迹同者未嘗
不睽古之為道者亦然故顏子以德禹以功孟子
謂禹稷顏回同道是也況乎矜勢利尚詐力能得
志於斯時乎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九三九四之所尚不
能克二五之中正也明矣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是也春秋之時征伐會盟徧於天下或兵車
以摟其衆盟誓以要其心然而口血未乾遽迴而

去者皆是也獨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由是而終身不相侵伐彼約言而退較之載書歃血之心固不可論其重輕然於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亦庶幾矣

雜卦曰同人親也九五有應於六二是以先號咷而後笑親寡旅也上九无應於九三是以先笑而後號咷非特時之異也於爻亦有取之耳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之君能盡于野之道則身矣而其私在於六二安足以盡同人之道哉故九三伏

戎升高亦有以致之也然方其為三所間則憤抑而號咷及其克而同也則歡然而笑以此見其私於一人非大有為之道所可取者特斷金之利同心之言而已終以大師克之其於同人之道亦未優乎故彖言二五之同其先本以中直之道而反至於大師相遇以失于野之亨也九五之君私其應如此者无它焉蓋乾剛在上而離明在下剛有餘而明不足故也與大有之君異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伏戎于莽四乘其墉動而爭二五成巽震坤坤為喪巽為號震為聲號咷也二非三四之所能有三四不動二自往同於五離目動為笑理之所同非爭之所能得非不爭之所能亡故曰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當三四動時九五若動而爭之非用大師不能克三四之強而與二相遇坤為衆自上入險而克三三亦自下而克五有師之象言用力如是其難始克相遇遇非會之正

也故曰用大師克相遇言相克也三五相克而與二遇豈會之正哉王弼謂執剛用直不能使物自歸是也然同人之先號咷何耶曰以中直也直者乾之動也理之所在也理直矣三四抑之望人者深故號咷也觀乎所同物情見矣故不得其所同則怨怨而无告則號咷隨之豈惟人哉鳥雀亡其類則啁啾而鳴犬獸亡其羣則躑躅而悲未有失其所同不如同人之先者也易傳曰九五君位而

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五專以私暱應於二失其中正之德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乃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而為吝況人君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直謂理直本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

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于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之義言之則于野无暱比

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郊之與野其庶幾乎然上九非有為之位其自為則善矣所以同天下之道則未弘也故无悔者言自為也志未得者不能同天下之大也上九遠於有事之地故言于郊也夫同人之道甚大六爻皆非其才自卦觀之以人同天以陰同

陽以有為同无事則同人之義可得矣謂之于野者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在外遠於二未得志也動而得正內同九三雖未得二不為无所同也故動而无悔九二乾天際而在內外之交有郊之象同人于剛健之爻三伏戎四乘墉五用大師上九遠於二處不爭之地動而无悔九三自至同人之義其在於不與物爭而物情自歸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内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本義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七